

AN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義主本資與義主會社

作女婦級階識知爲

譯翻容周 著訥伯蕭

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by

G. Bernard Shaw

義主本資與義主會社

作女婦級階識智爲

冊 上

譯容 周 著訥伯蕭

版出店書明開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版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上

實價大洋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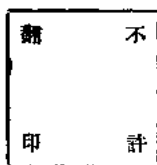
加外埠費酌

著者 蕭伯訥

譯者 周容

印刷者 美成印刷所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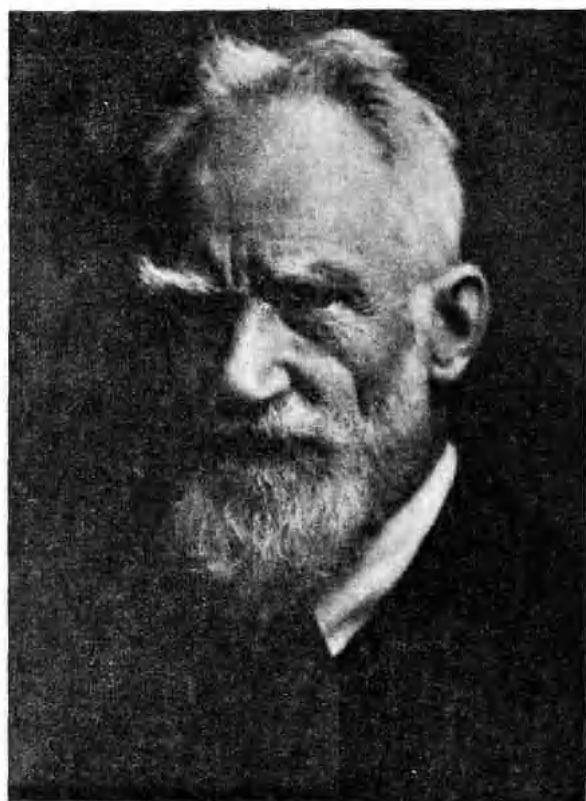
上海福州路七五四號

開明書店

分售處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惠愛東路街

開明書店



生先訥伯蕭者著書本

原 序

——代參攷書目——

這本書寫得很詳細了，在我想來，任何婦女，讀了這本書，暫時不會再要讀別的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書罷。而且編纂成書的作者，照例對於供給他的編纂材料的作者們，要作一篇參攷書目（Bibliography）來致謝意；不過我這一本書，並不是編纂他人的書籍而成的，完全是從我的頭腦想出來的。作這本書的緣起，是由於一位太太叫我寫信替她解釋社會主義。我本來想介紹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書供她的參考，但卻有一種困難，這些就是書都不免是經院派的胡說（Academic Jargon）雖然對於一般學經濟、政治、哲學、社會學的學生們是合式的，但都是枯澀難讀，不合於婦女的口味。並且這些書都是專對男人們講的，你（指婦女讀者，下同）讀過一大堆這樣的書以後，你幾乎在這些書中找不出世間尚有婦女存在的印象來。爲公平起見，讓我現在也著出一大堆書，使你找不出世間尚有男人存在的印象來。所以我重新用我的方法和你們的方法來著社會主義的書。從前雖然已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書籍，馬克思也著了很大的一部資本論，但是他們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這樣簡單的問題從來沒有答覆過。僅僅是一些含糊的令人失望的錯誤的答覆。

而正確的答覆卻只有一個，偶然發現過一次，這就是英國的經濟學者澤豐氏 (Stanley Jevons) 偶然提及過說：資本就是剩餘的金錢 (Capital is spare money)。我在這本書裏替這個答案作些註解。

我知道婦女們對於社會主義這個題目，倘若沒有飽讀許多社會主義的書籍，而僅僅靠大學校的長期講演是不能夠使她們滿意的，但是社會主義者的思想的歷史，從來是教訓的態度，而我呢，不過是用普通研究的態度來說一兩句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路上的標記而已。

資本主義的理論，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年，纔有一個猶太的證券經紀人叫作李嘉圖 (Ricardo) 的把牠研究出來。他用一種很巧妙的方法，從反面去說明他的意義，而他的意義的申述，卻是由一個第一流文學家和抽大煙的臺·坤賽 (Thomas De Quincey) 替他加以正確的而且明暢註解。臺·坤賽的文章是很動人的。

李嘉圖的理論是：如果確定了個人間的自由契約的效力，使土地和資本的私人財產成為基本的憲法原則，然後產業主人纔可以替社會上其他的人們安置工作，用繼續的工業維持他們的最低的生活，產業的主人發了大財，同時就可以使他們不至於困窮了。但是他不會想到無產羣衆的貧乏和產業主的富裕的差異，結果會引起民衆的不滿意，而且因為人口增加的緣故，房租高漲了，工資低落了，如是勞苦的窮人們和懶惰的富人們相互抵觸起來，使一般急進黨人有所藉口了。再從奧斯

丁的法學講演 (Austin's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和麥高萊的美洲未來的預測 (McCauley's Forecasts of the Future of America) 看起來，更可以證明這一般頭腦清晰的資本主義理論的信徒，是沒有深遠的眼光的。

但是他們不能夠看見資本主義的實際的更替現在的社會主義者主張國家管理工商業，這種更替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因為在那些時候，工商業本身還沒有完全脫離中世紀的封建社會的束縛和壓迫，對於國家的干涉認為是應該打破的虐政。所以新資本主義者的經濟政策只是向反抗封建制度或是世襲的寡頭政治進行。而不是向反抗社會主義的方向進行的。這種新資本主義者的經濟政策，是當時被武斷地稱為獨裁的，完全的，必然的政治經濟 (Political Economy)。這種理論告訴工人們說，這種經濟政策的實行，簡直是不可逃避的，和不能修改的，正如行星的軌道不能改變一樣。

在一八四〇年，有一個法國的無產者叫作蒲魯東 (Proudhon) 的，發表一篇論文，標題是『財產即是贖物』 ("What is property? Theft")。他說，一個不勞而獲的靠財產生活的人 (Rentier) 對於社會的傷害，正和一個強盜是一樣的。蒲魯東還不過是法國的一個窮人。但在百年之後，又有一個英國的富人叫作羅斯金 (John Ruskin) 的，他是受了極守舊的教育和文化的。他說，無論何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工人，他便是一个乞丐或是一个強盜。他又發表他個人的工作和用度的賬目，來證明他是以相當的代價，取得租金和股息。再過百年，有一個極端的帝國主義者叫羅得斯 (Cecil Rhodes)

的，留下了一件很著名的遺囑，他囑咐把他的大宗遺產一齊捐出來舉辦社會事業，而且附帶條件便是懶惰的人不得享受這利益。資本主義自從成立一種推究出來的制度，在大學校開始認作標準的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已經失卻了道德的可能性。雖然它具有機械的勝利和金錢的奇蹟，曾經感動了麥高萊及和他同時的人物，使他們抱熱誠的樂觀，但是漸漸激怒了一般思想界了，即是資本家自身，也有對於資本主義起不快之感的。

在後來的道德的革命的預言者和理論家之中，馬克斯佔了第一把交椅，在十九世紀後半，他用資本的歷史觀，來把工業革命的恐慌，和征服無產階級的情形一齊揭穿了。不過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論卻是大大的一個錯誤，這留錯誤由澤豐氏的理論給他更正了，馬克斯所謂的剩餘價值的意義是指租金，利息，利潤，代表實體的事實的。不過他的錯誤並沒有減少他對於資本主義的制度的攻擊的價值，也沒有減少他的經濟的社會進化史觀（即唯物史觀）的價值。他的假定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從肚腹（意即喫飯問題）開始的，而肚腹的發展又是靠頭腦（意識即知識）為基礎的，這種假定是可靠的。至於巴克爾（Buckle）也有一種解釋歷史進化的理論，因為他讀文化史是很少的，所以只能從心的變遷方面來說明，他說社會的進化是由於一般不信仰一切的懷疑主義者的批評而來的。

即是在馬克斯以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早已失掉了自信的能力。當時的一般通普學者都變

作了一種遮掩遁飾的態度。至於偉大一點的學者就不然。例如米爾 (John Stuart Mill) 本來是李嘉圖派，然而終竟成為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了。又如恩茲 (Cairnes) 雖然並沒有看見資本主義的實際的更替，但是他也和羅斯金一樣的敢於直言資本主義的不是，藐視那些靠產業生活的『忙碌羣中的懶惰者』 ("drones in the hive")。最近還有經院派的學者開納 (Mr. Maynard Keynes) 斥責放任主義 (Laissez faire) 為一種謬說。

在恩茲以後，英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繼之而起。最著名的有斐賓社 (Fabian Society) 的錫德納·韋布和畢端氏·韋布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他們把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這個名詞來代替政治學 (Political Science)。他們把無產階級的歷史寫了出來，使無產階級的運動有了歷史上的自覺，而且對於馬克斯所描述的抽象的無產階級加了許多的實質。他們又推論出許多的理論，如職工聯合運動的進化，合作主義，及無產階級的政治（工業化的民主政治）。他們所著的英國地方政府史和貧人救濟法律史包括一大部英國過去的和現在的憲法的和行政的活動。斐賓社從前不免陷於清談的毛病，以至受一般老社會主義者的輕視和嘲笑。他們卻替斐賓社貢獻了許多解決現在的問題的實際的建議。矯正了斐賓社的浪漫的和清談的毛病。他們打破了許多老資本主義者的輕視國家的理論，老資本主義者認為國家是沒有用處的，而且是妨害工商業的。他們又證明，不僅是社會的和團體的企業的進步之大不是李嘉圖輩所能夢想的，而且資本

主義的本身的存在也是靠國家的領導的，資本由集合的形式進步，遠勝過個人私人投資的支配，只待時機成熟，就要把私人的企業移交國有或是市有了。他們所著的資本主義的崩潰，已經完成了馬克斯的工作，把素來號稱正當的，不可避免的，終歸有利於近代社會的資本主義，驅逐到末路上去，好比一隊久被圍困的軍隊，退下來掘築最後的戰壕一樣。他們草草地估計一下，資本主義極盛時期的一百年中，前五十年確實是資本主義生存的時期，後五十年已經漸漸從破碎的基礎上崩潰下來了。

畢淵氏·韋布又作了一本我的學徒時期 (My Apprenticeship)，描寫一個有知識的資本家的女孩，她有她自己的意志，又有社會的同情心，她是非常的容易被人家的言語所勸服的，她僅僅只受直接的見聞和個人的經驗的感動，她自己研究了許多資本主義的文化的事實之後纔走到社會主義的路上去。有智識的婦女如果歡喜研究，或是對於這本書的人物感覺有興趣，可以讀這本書。

在馬克斯和韋布夫婦之間，還有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著的進步與貧乏 (Progress and Poverty)，這本書是主張土地國有的。喬治目睹美國鄉村變為富豪的都會的時候，使安居樂業的人民，也變作極端貧乏和困苦，所以著這本書。托爾斯泰就是他的很著名的信徒。不過他卻沒有想到由國家徵收土地稅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問題，因此他還不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過後來一般受了他的影響的青年們，就加入了裴賓社或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的團體了。進步與貧乏的理論，仍舊是李嘉圖派的理論，而且是臺·坤賽的政治經濟學的羅輯的抽象的部分。臺·坤賽固然是一世紀

以前的十足的英國保守黨，他當然接受資本主義者的主張，贊成把社會分成富豪的紳士階級和貧乏的無產階級的。而喬治是美國的十足的共和公民，所以他反對這種主張。

在進步與貧乏之後，繼起的就是斐賓社論文集，這是由我編輯的。在這書上錫德納·韋布和格蘭恆·瓦萊氏 (Graham Wallis) 首先成為專門的社會主義的作家。瓦萊氏後來所作關於憲法問題的文章是很重要的。此外還有錫德納·阿里夫 (Sidney Oliver)，他研究非洲和美洲的「貧窮白人」 (Poor white) 與黑奴制度所產生的黑人無產者的競爭的現象，這種著作是殖民地大臣們所必需一讀的。在斐賓社論文集內所表現的社會主義，最初完全的是憲法的政治運動，這種運動，是一般上流社會和革命性很少的公民所願意參加的，因為他們仍然可以接近保守黨。斐賓社對於馬克斯是放下不提的，因為馬克斯的特殊的價值論完全是錯誤的。斐賓社的經濟學說是參合澤豐氏的價值論和李嘉圖的地租學說而成的，以後把這種理論應用到工業資本和利息方面去了。總而言之，斐賓社論文集中所表示的社會主義是清除了一切非正統派的學說和叛逆的自由聯合 (Liberal associations) 的理論。這就是和海德曼時代 (Henry Mayers Hyndman) 的著作以為英國是全世界人的英國的主張所以不同的地方。海德曼是社會民主同盟 (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 的發起人，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在和英國訂布里斯·里多夫斯克條約 (Treaty of Brest Litovsk) 的時候，固執馬克斯的價值論，和一九一八年馬克斯的傳統的閉

關自由主義 (Barriade Liberalism) 纔把英國人的愛國心激發了這種愛國心和十八世紀中頁的進步共和國的著作家的有紳士風的自由思想的世界主義發生了強烈的衝突。

在斐賓社論文集之後，繼起的社會主義的論文，不計其數，我除了我相知的作家的文章以外，其他的文章從來是不讀的，現在仍然如此。

假如你讀社會學的時候，並不是爲了研究學問而讀，只是把讀書作爲消遣，（對不起，這句話對於你有一點不客氣了），你一定可以發現十九世紀的詩人們咀咒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罪惡也和希伯萊的預言者咀咒那時候的資本主義是一樣的，而且要比經濟學家，或是政治學者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說與政治的要求更爲動聽。例如喀萊爾 (Carlyle) 的過去與現在 (Past and Present) 和奔流的尼亞喀拉 (Shooting Niagara) 羅斯金的無價值的論理學 (Ethics of the Dust) 和給英國工人的信 (Fors Clavigera) 威廉·莫理氏 (William Morris) 的烏托邦之消息 (News from Nowhere) 狄更生 (Dickon) 的勞苦世界 (Hard Times) 和小多理 (Little Dorrit) 都是很好的例子。尤其是羅斯金不管什麼馬克斯以及其他自稱社會主義者，都一齊加以痛罵。列寧對於近代社會的批評，也不過是和鄉下牧師的老生常談一樣，列寧是很聰明的，因爲他要掩護他自己的錯誤，所以不敢痛罵他人。

但是，我想你對於十九世紀的作家也許不，如我對於他們之感興味，因爲我曾經在這個黑暗時

期消磨過我最初的四十四年的生活。假如你要欣賞從十九世紀自滿的精神，轉變到二十世紀的批評自己的精神的大變遷，你可看狄更生早年的充滿快樂的滑稽外史（*The Pickwick Papers*）再讀他成年的幻想已經消滅了的我們的好友（*Our Mutual Friend*）讀完了之後，你可以再讀繼狄更生而起的威爾士（*H. G. Wells*）的作品，他對於十九世紀沒有什麼幻想，而且完全不滿意十九世紀的胃動，他的作品都是含有充分的社會改造的可能性的。你如果讀了多羅布（*Anthony Trollope*）和薩克萊（*Thackeray*）的小說，你就可以了解十九世紀州郡貴族的生活，你如果讀哥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的小說，你就可以了解現在的貴族紳士們的生活。即如狄更生這樣的一個偉大作家，也不能夠了解倫敦附近的英國人的生活，只要拿他所著的勞苦世界所描寫的陶器坊和本納特（*Arnold Bennett*）所著的五個市鎮（*Five Towns*）的地方描寫一比較，就可以知道了。你如果要了解狄更生對於當時的工人階級的歷史與組織的完全無知無識，你可以讀章布夫婦的職工聯合運動史（*A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十九世紀早期的文學，雖然都是冷嘲熱罵的，卻並不是革命的文學。這是馬克斯前的文學，在馬克斯以後的文學，即使是從沒有讀過馬克斯的書的人的溫情的文學，到是革命的文學。不過這些作家還沒有想到現社會中舊制的殘缺（*Survival*）。例如在薩克萊的充滿了悲苦的情調的作品中，並沒有懷疑現社會的地方。

至於婦女運動的分界是以馬克斯同時的那威人易卜生為標準的。易卜生式的婦女全是反抗資本主義的道德的。現在我們的書架上充滿了描寫婦女失敗和奴隸的婦女的自得，都是易卜生以後的事。而近代文學描寫男人失敗的比較的少，這卻是在斯德林堡（Strindberg）以後的事。這兩種派別都是沒有快樂的結局的，他們只有資本主義者的恐怖，而沒有社會主義者的希望。

不過馬克斯、易卜生以後的心理被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的戰後心理所戰勝了，這是很奇怪的心理，這種心理還很幼稚，所以還用不着要專門來敘述這種心理和這種心理所產生的文學。

最後我要談談我自己的著作了，最可談的是關於我的戲劇的序言。英國文學有一個奇怪的習俗，凡戲劇出版，必有序言，這些序言對於戲劇並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是一些論文，宣言而已。這些序言對於讀者好像是一種果餌一般。我對於這種習俗是隨便使用的，所以使一般觀序言為不可省的讀者莫明其妙。我對於貧窮的意見，以為貧窮既不是可憐的不可逃的災禍，也不是對於處世荒唐的一種應該忍受的正當的責罰。僅是一種應該撲滅的，應該防止的致命的社會疾病而已。我並且說得這樣明白：社會主義的意義就是收入平等，此外沒有旁的意義。在社會主義之下，不允許你貧窮，而且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社會主義要強迫使你有食，有衣，有住，受教育，有工作。如果發覺了你沒有資格接受這些麻煩的充分價值的時候，也許要用一種和善的態度處決你了。同時你如果得了社會的允許可以生活的時候，你的生活一定是很好的了。旁的婦女一小時的工價只是二先令的時候，決不會允

許你獨得七先令同樣旁的婦女一小時的工價是七先令的時候，也不會允許你以二先令爲滿足，我知道我是第一個社會主義的作家，把社會主義這麼詳細說明，作爲永久文化的必需的基理。不過這並不是一種新的基理，我敢說這種基理在我出生之前是已經被人重複地說過的。

我有兩部在斐賓社出版的書，一部是社會主義與上智 (Socialism and Superior Brains) 一部是城市貿易的常識 (The Common Sense of Municipal Trading) 這都是由我個人的經驗寫出來的著作，現在還值得一讀的。

目 錄

作者像	一
原序	一
舊話重提	一
財富的分配	八
每人應分得多少	一一
不勞慫即無財富	一四
共產主義	一六
共產主義的界限	二〇
七種提案	二七
各得其所生產的	三〇
按各人的勞績來分配	三八

各得其所能掠取的.....	四二
寡頭政治.....	四四
按階級分配.....	五一
放任主義.....	五三
多少纔可以滿足呢.....	五七
我們最先要買的是什麼.....	七〇
優生學.....	七五
法院.....	七九
懶惰的富人.....	八三
教會 學校 新聞.....	八八
我們爲什麼甘心忍受呢.....	九一
平等分配的積極理由.....	九五
勞績與金錢.....	九九
刺激.....	一〇一
自然的冷酷.....	一一二